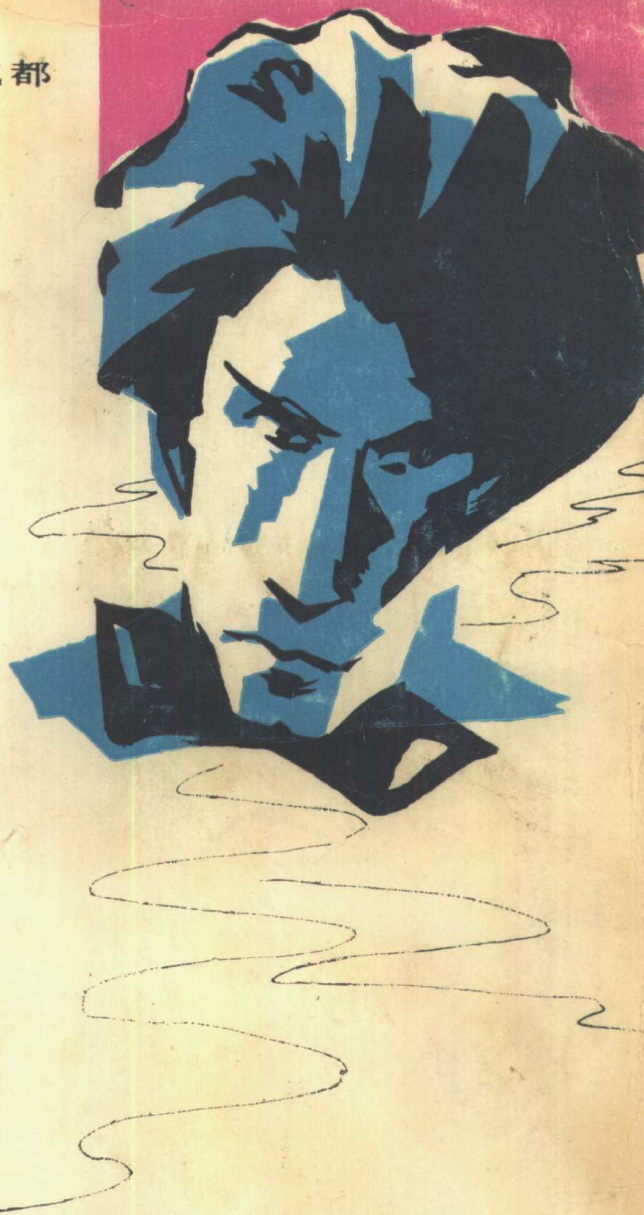


四川文艺出版社 · 成都



• 张展超 •

盗墓者之梦

者之夢 墓盜



责任编辑：曹礼尧
封面设计：邹小工
技术设计：吴向鸣

盗墓者之梦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七二三四工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11.875插页2字数234千
1986年9月第一版 1986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0册

书号：10374·250 定价：1.82元

出 版 说 明

本书收集了中篇侦破小说八篇。这些作品，悬念迭出，引人入胜。随着公安人员破案的进程，也充分揭示了正义和邪恶、美和丑、机智和狡诈拼搏的进程。

1002 9/15/25

目 录

獬豸杯档案.....	(1)
盗墓者之梦.....	(80)
最后一个证人.....	(113)
鳄鱼皮提包.....	(145)
宝塔之谜.....	(209)
玉麒麟奇案.....	(260)
“野狼”在夜晚出没.....	(284)
白踪黑影.....	(338)

獬豸杯档案

第一章 惊失国宝

天快亮了，如钩的残月悬挂在天边。冥冥的天幕上，几点星星疲倦地眨着眼睛，俯瞰着天穹之下这个寂静而广袤的世界。桓州市还在酣睡着，宁静的大街上，行人杳然，耀眼的路灯象美丽的珍珠，点缀在大街两旁。

桓州公安局里静悄悄的，值班室内透出一道淡淡的亮光。黑夜是罪犯进行活动的帷幕，值班人员最关切的是电话机的动静。疲倦的人很难抗拒黎明前袭来的阵阵睡意。但是，正在值班的刑侦队长刘群却精神矍铄，他正在专注地翻阅着一本厚厚的《刑事侦察学》。自从去年复职以来，他的学习时间都是从光阴的缝隙中挤出来的。

刘群是个其貌不扬的人，中等身材，尖小的鼻子，淡淡的眉毛，嘴唇终日紧抿着。而他的目光锐利，行动敏捷，眼角上鱼尾皱纹很密，下垂的泪囊更显出他是个善于沉思的人。出于职业的习惯，他的反应很敏锐，即使房间里出现一

只小壁虎，也逃不过他的眼睛。

突然，一阵清脆的电话铃声，划破了值班室的寂静。刘群连忙放下书本，上前抓起话筒：“喂！哪里？”

话筒里响起一个急促而清晰的声音：“你是公安局吗？我是西郊飞机场，刚才省博物馆将一件珍贵的文物运往这里，中途上被劫走了……”

刘群问：“是什么文物？”

——“国宝——獬豸杯！”

“真的？”刘群大吃一惊。你道这獬豸杯是何物？它是国内一件稀有国宝，它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很高，经济价值无法估计。相传在古代西域那个地方，有一位玉匠常到祁连山采玉。有一天，他发现一对凤凰栖于一块屹凸的顽石上，玉匠深感奇异，他驱走凤凰，将顽石刻开一看，原来顽石内结有一块晶莹洁白的宝玉。后来西域诸小国被唐帝国打败，便将这块宝玉进贡唐朝。李世民得了这块宝玉喜之不尽，他是个亲君子远小人的开明君主，便命一位玉匠高手将宝玉镂刻成一只三寸大，五寸高的獬豸杯。形状是：兽头，独角，羊尾。嘴可斟酒。据《述异记》记载：獬豸是一种猛兽，能辨好坏是非，见人斗，喜用角撞无理人。李世民将这杯作自警之物，终日赏玩，爱不释手。然而，到了晚唐“安史之乱”后，獬豸杯在唐玄宗逃往四川的路上失落了，一千多年来毫无下落。

解放前夕，有一位姓卞的盗墓者，在一个曾经当过唐朝北衙禁军校刀手的墓穴里盗得很多金银珠宝和文物古玩，其

中一件便是獬豸杯，但他有眼无珠，以为獬豸杯是赝品，平卖给了国民党中央银行在桓州分行开办的“天玺斋”古玩店……

所有这些，刘群是清楚的。他吃惊地问对方：“在哪里被劫？”

“离机场四公里路的岔路口！”对方答道。

“好！我们马上赶来！”刘群放下话筒，他立即揪了一下电铃。一会儿，一辆勘察车载着法医，警犬和技术人员，风驰电掣般地向现场驶去……

刘群带着一帮人马，急匆匆地赶到了现场。立即进行了勘察。发现在岔路口上，一辆被抢劫过的日本“三菱”牌旅行车静静地停在那里。两个昏迷不醒的中年人卧在血泊之中。一个是汽车司机，另一个是护送人员。刘群命令两个公安人员将受害者送回市内抢救。仔细检查现场时，发现旅行车周围的脚印并不紊乱，说明出事前这里没发生过搏斗。车厢里，装过獬豸杯的箱子已被撬开，而箱子周围没发现犯罪的指纹。刘群拍完照片，放出警犬，企图寻找罪犯逃走的方向，但警犬在汽车周围乱窜，不时焦急地吠叫着。这是反常的现象。技术员陈宾仔细检查，原来汽车周围洒有一种强烈刺激气味的白色的粉末，致使警犬无法跟踪。很明显，罪犯具有反侦破技能。

刘群并不甘心，牵着警犬搜索现场外围。蓦地，警犬昂起头，用鼻子在空中嗅了一下，猛地挣脱皮带，“汪汪”地叫着向三十多米远的一片蔗林跑去。刘群意识到什么，警觉

地拔出手枪随着警犬钻进了茂密的蔗林里。

潮湿的地面上有几个脚印，旁有一堆新鲜的蔗渣。刘群捡起一点，用力一捏，蔗渣中淌出水来。他低头检查，其中两片蔗渣上沾有血迹。这可能是吃蔗人的不小心，咬伤了自己的嘴所致。他想：吃蔗人肯定用手去折甘蔗。于是，他用 8—— 耷嗒嗒啉在一根被折断的蔗根喷了一下，果然蔗杆上呈现出几只清晰的指纹。刘群立即将指纹以及脚印提取下来，然后认真核对汽车周围的脚印，丝毫不差。可以断定，曾躲在蔗林中的两人就是作案的罪犯！

可是，恒州市近百万人口，要抓到这两个罪犯，犹如大海捞针。况且罪犯手段不一般。因此，刘群心情很不平静，三十年前与国民党围绕獬豸杯展开的一场斗争，此刻又浮现在脑海里……

当年，国民党的“天玺斋”用便宜的价钱买下了獬豸杯，经鉴定是一件珍贵的文物。第三天《恒州日报》用头条显赫的位置登出一条新闻：

稀世之宝震海外

价值连城獬豸杯

人们看到这则新闻，都涌到“天玺斋”去争睹一眼这件国宝，半天时间，商店门前的人流络绎不绝，围得水泄不通。为了防止意外，店经理叫人将獬豸杯锁进保险柜里。当时，刚满十八岁的刘群经一个有钱的亲戚引荐，在“天玺斋”当学徒。他结识了一个地下党员，这人叫欧林，他是“天玺斋”的文物鉴别员，学问渊博。在他的影响下，刘群懂得了不少

革命道理，两人结下了深厚的阶级情谊。

不久，蒋介石匪军败北，准备逃离大陆。一天早上，欧林在经理的抽屉中看到一份“文物转移”密令，要将獬豸杯运往台湾。欧林暗想，绝不能让他们把国宝带走。当天晚上，他窃出獬豸杯，用蜡封好，偷偷地藏在了“天玺斋”的一只石狮下。

第二天，国民党宪兵正要转移文物古董，发现獬豸杯被窃了，他们立即将所有的嫌疑者抓起来。最后，他们从保险柜的锁匙线索中查出欧林是私藏下獬豸杯主犯，便将他关起来，严刑拷打，迫他交出来。但欧林半字不吐，最后被关押在宪兵总部的一个二号监狱里，消息传出，却引起当时黑社会一个叫“龙虎会”集团的关注。

这个“龙虎会”是黑社会的盗窃集团，活动十分猖狂。为首的头子叫李玉鹏，他心毒手狠，精通拳术，且会飞檐走壁。自从在“天玺斋”看到獬豸杯后，他就想要出梁上君子的伎俩，偷盗这件国宝。但想不到欧林先下手为强，将国宝私藏起来了。他又恼又恨，便想出一条毒计，叫手下人将欧林的一个四岁儿子拐走，作为人质，然后通过狱卒向欧林扬言说：如果欧林将獬豸杯交给他们，他们设法营救他，并放回他的儿子，还给他一笔巨款。如果不交出獬豸杯，他们便将他的儿子杀死，日后还要加害于他。

国难和家难威胁着欧林，社会上各个阶层的人物都想得到这个獬豸杯。但欧林为了不让这件国宝落入坏人手中，一切都拒绝了。李玉鹏得不到这件国宝，恼羞成怒，将欧林的儿

子杀死了。

桓州市即将解放，国民党宪兵们在欧林嘴里套不出獬豸杯的下落，准备将他杀掉。欧林也预感到自己的不幸，有一次放风，他利用倒马桶的机会，设法将獬豸杯收藏的地点告诉了刘群。没几天，他遇难了。他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赤胆忠心将国宝保存了下来。

桓州市解放后，刘群按照欧林告诉的地点，在“天玺斋”的石狮子下面挖出了獬豸杯，他遵照烈士的遗言，将国宝交给了人民政府。在獬豸杯的档案上，添上了难忘的一页……

想到这里，刘群自问：这件是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国宝被罪犯抢去了，何以对得起先烈？何以对得起党和人民？他感到很痛心。作为一个公安人员，怎样向人民交代！

回到公安局后，刘群立即向局党委汇报。当天下午，市委和局党委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专门研究这个发生在十月十五日的“十·一五”案件。并组织了以副局长胡卫东为组长，刘群为副组长的侦破小组，全面地弄清楚案件发生的经过。

半个月前，“中国出土文物”在美国、日本和墨西哥展出之后回到了北京。从各省市汇集的部分文物都运到原来的博物馆去。獬豸杯运回桓州市，根据巡回展出安排，在展览馆展出十天，久违二十多年的国宝一下惊动了整个桓州。十天时间观众达到三十多万人次。

展览结束后，工作人员将獬豸杯用天鹅绒包好，装进一只精致的盒子里，用乙稀聚氯作了防震处理，贴上封条，准

备由专人护送运往广州。

今天凌晨四点钟，装着獬豸杯的汽车与其他两辆汽车同时出发。行驶七分钟后，三菱牌的汽车司机发现汽车自行减速，他一看油表，没油了！奇怪！昨晚明明加足汽油，怎么没油？他和护送人员下车检查，发现油箱的油阀被人关闭了，司机便钻下车底，挥手将油阀拧开……

这时候，正在弯腰替司机打电筒的那个护送人员发现身后有脚步声，正想回头看，突然头部被击了一棍，他觉得天旋地转，不由自主地倒了下来。

正在车底拧油阀的司机不知出了什么事，正爬出来，刚探出头，同样又被击了一棍……

以后的事，他俩全然不知。行凶抢劫，这到底是谁干的呢？

弄清原委后，侦破小组立即分头行动，整理和综合所有的材料。但众人都感到肩上的担子不轻。除了现场上录取罪犯的脚印、指纹和血型之外，别无其他线索。

分析会上，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是流窜犯作案，有人认为是内部人作案，也有人认为不能排除受害者。有逻辑无根据的发言，有推理无结果的分析，不一而足。姜还是老的辣。最后，刘群作了一次总结性的发言。他说：“我认为这是一个内外勾结的案件，因为罪犯掌握了博物馆运送国宝的时间和地点，中途作了埋伏。甘蔗林中的蔗渣证明了这点，他们潜伏了很长的时间，甚致感到很无聊才折甘蔗来咬。第二，罪犯很熟悉汽车的原理，他们关闭了油阀，掌握了汽车在缺

油的情况下还可以驶七八分钟这个特点，所以他们的计划很周密。第三，罪犯是二个以上的一个集团，狡猾，有多次作案经验。所以我们应该全面掌握当前那些流窜犯以及越狱犯的行踪和动向，这对我们破案也许有很大的帮助。第四，这个案件很可能有国际背景，因为獬豸杯刚从国外展出回来，很可能引起国际盗窃集团的注意，獬豸杯价值连城，一般的有钱人出不了这个价钱，罪犯肯定不卖给国家，国际性销赃可能性大。”

刘群这个分析引起人们的争论。支持的认为分析全面，反对的认为侦破范围太大，要全面调查博物馆的每个人，又要了解在押的越狱犯和流窜犯的动向，而且还要与国际背景连起来，简直是大海捞针。刘群继续说：

“这个案件影响大，联系到国际性销赃，但无非也是两个人行劫而已。从现场来分析，甘蔗林中的脚印可能是两个人：一个是老年人，身体强壮，体重六十公斤，身高一米六五左右。另一个是青年人，身高一米七三左右，年龄在二十五至三十岁之间，甘蔗是他吃的，血型 and 指纹都是他留下的。根据蔗渣中的齿痕和压力，判断这个年轻人很有力气。从脚印分析，那个强壮的老年人对付司机和护送人员，年轻人上车撬木箱，劫去獬豸杯，然后潜逃。”

分析只是假设，这个案件不知该从哪里下手，虽然大多数入肯定是内外勾结的案件，但无法理出头绪。

刘群提出一个方案，他说：“根据准确地掌握出车的时间和熟悉汽车的原理这一点，我认为首先调查博物馆的司机，

尤其是注意近来活动反常的人。”

这个方案得到大多数人的肯定，众人便分头去行动了。

第二天，调查有了结果。

那天开车的第一个司机叫李海，男，二十七岁，因赌钱曾被拘留过十天。有一个叔父在香港。出事的那天晚上不在宿舍，天亮才回，行踪诡秘。

第二个司机叫张学松，男，四十五岁，两次评上先进工作者。

第三个司机叫黄国森，男，三十四岁，共产党员，受害者之一。

他们之中，有没有罪犯呢？

第二章 新的线索

第二天早上，公安局副局长胡卫东立即将李海拘留了。

胡卫东原来是文革期间“支左”办公室主任，后来一下提为副局长。他长得十分威武，浓眉直鼻，脸孔严肃，主观性强。他逮捕李海有三点理由：第一，他赌过钱，有作案思想基础。第二，有亲属在香港，有销赃的条件。其三，出事的那天晚上他不在宿舍，具备有作案时间。但是审讯了两次，李海哭叫着说冤枉。这件事情刘群想制止已经来不及了。根据调查结果，李海虽然值得怀疑，但没有确凿的证据，于是，他向胡卫东提出了反对的意见，并且到狱中去询问李海。事

后证实李海是被捉错的人。第一，他没有闪烁其词和回避的现象。第二，与香港的叔父极少来往。第三，出事那天晚上他去赌钱，出车后半个小时才匆匆赶回来（有其赌友作证）。第四，他的血型和指纹与罪犯不一样。为了不在群众中造成恶劣的影响，李海作为赌钱违法分子，拘留几天便释放了。

第二天，刘群决定亲自找受害者黄国森详谈一次。

在医院里，刘群见到了黄国森。他的伤势较轻，能挣扎起床招呼客人。

刘群安慰他几句，单刀直入地问：“被打昏前，你看到那两个罪犯的面孔吗？”

黄国森背靠着床栏，惘然地摇摇头，有气无力地说：“当时我正在车底下拧油阀，听到车外有动静，我才爬出来，还没弄清是什么一回事，就……”他用手拍了拍头上的绷带，露出一丝苦笑。

“这辆车你开了几年？”刘群此刻想起了油阀的事。

“本来我是开北京牌小汽车的，后来领导又调我来开这辆三菱牌，头尾算起来不到三个月。”

刘群追问道：“这辆三菱牌原来是谁开的？”

“那辆车原来是一个年轻司机的。三个月前，他将车子借给别人开，撞伤了人，被吊销执照半年……”

“这个人叫什么名？表现如何？”

“这个人叫麻国宏，讲义气，好结交朋友。”

刘群将刚才的话记录下来，沉思片刻，又问道：“麻国宏现在干什么？”

“以前是司机，现在是修理工。”

“他知道你们那天将獬豸杯运去飞机场吗？”

黄国森的眉宇间皱成了一个“川”字，他极力搜索着。一会儿，他抬起头说：“很可能知道，出车前的那天下午，馆长在调度室给我们布置工作，我看见麻国宏进来拿记工簿。”

“呵——”刘群点点头，安慰黄几句，便告辞了。刘群马上到博物馆去调查麻国宏。据群众反映，出事后麻国宏神色反常，前天有人开玩笑，拍了他一下肩头，他吓得脸都白了，那个调皮的青年对他说，公安局已经怀疑獬豸杯是他偷的。他不知所措，抽烟点火时连“过滤嘴”也拿颠倒了。经济上，他有反常现象，花钱大手大脚，又吃又喝，最近又和一个蛮漂亮的姑娘来往。

掌握麻国宏的情况后，刘群向胡卫东提出要监视这个人。但胡卫东极力反对，他说：“李海是重要的嫌疑犯，你却把他放了。单凭一点表面的材料就监视麻国宏，这不是丢西瓜捡芝麻吗？！重点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领导不同意监视麻国宏怎么办？为了取得证据，刘群暗中提取麻国宏的指纹，与现场的指纹一对，不相同。这样，问题变得更复杂了。一线希望就象流星那样，一道闪光，一下就消失了。但是，刘群不灰心，他认为麻国宏的嫌疑大，不能放过，便暗中叫博物馆保卫科的同志监视他。

但是，一切都晚了。当天早上，博物馆打来电话，说麻国宏死了。

刘群大吃一惊，带上公安人员，直奔博物馆职工宿舍。

麻国宏住在三楼左边最末一个房间，这栋大楼是旧式的，很多人都搬进新楼去了。麻国宏喜欢清静，还住在这里。来到房间，只见麻国宏赤身裸体死在床上，他的鼻孔、耳朵和嘴角都流出污血，这是中毒死亡的症状，从尸斑呈现程度判断，他是昨天深夜十一时左右死去的。

现场是间紊乱的单人房，桌子上有三碟剩菜，叉烧、花生和半听罐头，桌子下有半瓶“泸州大曲”，经化验，酒内有剧毒的氰化钾。公安人员将尸体扛下床来，检查床铺时，发现床单上有死者的血迹，地面上，有一个女子高跟鞋的脚印。麻国宏虽然年纪不轻，二十七岁了，但还未结婚，这女子……翻动枕头时，发现枕下压有一叠票面十元一张的人民币，共二十五张，是自杀或是情杀？检查死者遗物时，台上有座钟、发蜡、花露水和高级珍珠霜和一些女人喜爱的东西。从这些东西判断，死者是既爱打扮，又经常接触女性的。刘群拉开抽屉一看，抽屉里有一尊五寸多高的裸体维纳斯石膏像，这尊爱神的脖子已断了，被人用胶水粘拢的，另外左边的耳坠子缺了一块。刘群大吃一惊，这个维纳斯是自己女儿的，怎么会来到这里？

原来半年前，市工艺美术商店出售一批维纳斯的石膏像，很多热衷于艺术的顾客一涌而上，争相抢购。当时刘群在这里执勤，一来也对中西的艺术品颇有兴趣，二来他有个女儿在艺术学院美术系读书，他也买了一尊。回到家里后，他的女儿十分喜爱，争着要，父女俩你抢我夺地逗趣着，不小心跌在地下，维纳斯的脖子跌断了，左边的耳坠子也缺了一